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六十九　餘姚黄宗羲編

墓文四十一

雜類

薛宗道墓表　練子寧

公諱塾字宗道姓薛氏翰林學士兵部尚書肅公之弟

薛之世德終始有肅公之誌與碑公官至内殿崇班某

年月日卒官於蜀其子仲儒扶其喪歸葬于絳之正平

先壟而來乞銘以誌余幸嘗紀次肅公之德而又得銘公其銘曰公躬直清官次材稱惟賢而似不愧其兄既葬而仲儒又來請曰銘之藏誠以永吾先君子之不朽然不若碣于隧以表見于世之昭昭也余惟辥於繹爲著姓肅公於公爲兄弟而公之世德余既銘之而其子又欲碣以昭顯於世可謂孝矣然余考古所謂賢人君子功名烈士之所銘表於後世者其言簡而著及後世哀言者自疑於不信始繁其文而猶患於不章又備其

行事惟恐不為世之信也若薛氏之著於絳前肅公之信天下而余之銘不愧其兄則公之銘不待繁言而信也然公行事終始余亦不敢畧而誌諸墓矣今之碣無以加焉則取其可以簡而著者書之以慰其子之孝思而信於絳之人云

吳止菴墓表 吳寛

吳氏世居吳江韭溪之上其先有諱秋淵者從虞文靖公游以文學稱里中其後族益大且厚蓋六世始得朝

用以明經登鄉舉官中書舍人其父母皆八十餘蒙恩
寵封康强逸樂而嗣續甚盛壯者克家少者奮志學業
競入邑庠爲弟子員又有登鄉舉如朝用者吳其爲族
如此予忝與朝用同朝相好間嘗諗其先德曰璠愚無
所知竊聞諸吾父曰凡吳氏所以有今日者汝之大父
母止菴府君與翁孺人之德也汝能識之則又以其事
語璠曰壬午之歲文皇帝旄鉞渡江天下同時響應鄉
人爭持鉏犁四出剽掠以殺人爲嬉而吳江尤甚然特

乘之以報私怨而已里有戚吳二氏既焚死盜手殆盡時吾兄方壯長田賦恐不能自保請備之府君曰吾平生所恃者惟善耳且吾未嘗以怨遺人人奚以怨報我不為備方出户偵望而盜已號呼擬之府君不得已避去翁孺人遂急呼家人登舟盜至無所得益怒出兩舟追十里許及之相距纔尋丈人人自分必死翁孺人計無所出惟默禱於神求救俄而盜所搖槳驀然皆絶因得脱去潛于洞庭山中迨事定始還適有詔撫廵郡縣

諸被殺傷者得赴有司言狀所獲盜輒論死如法不俟奏報當是時吳江羣盜悉斬之長橋血流涔涔湖口盡赤或謂府君曰公怨可報矣府君曰天幸全活我家彼蠢蠢者固于我無他特一時相從爲亂耳其置之勿言翁孺人亦深然之其人乃得不死至今里中某氏某氏固在皆其人之子孫也凡府君善行以不幸早棄諸孤不及多見即有之而吾時甚幼又不克知獨此吾躬嘗其患猶能記憶也予既得聞其事他日朝用來告曰府

君之葬無爲銘者及祔葬翁孺人而故少詹事劉文恭公銘之又逸其事吾父每痛于心茲願得文詞顯刻墓上以自解慰且使我後之人得以考見先德相率以仁厚爲法而克肖之也子辭不獲則爲且書之而系之以論曰嗚呼爲善獲福此常理也世徒見善與福或參差焉遂謂善不可恃而肆然爲惡無所忌憚觀于吳府君於是知善之真可爲矣蓋方羣盜追及之際而府君一家皆獲生全固足以驗其平日而事定之後曽不爲憾

反含容以生全之視彼睚眦必酬者相去何如至是則
種德益深而食報益厚此吳氏所以有今日也歟後之
人果能克肖其先則族之大且厚者安能料其所至也
哉府君諱爲字孟才止菴其別號也少爲翁氏贅壻以
永樂辛卯十一月十三日卒享年四十三翁孺人之卒
則以正統己巳九月二日享年八十七男四人曰敏致
效政政封中書舍人二女長適李琳次適張琳孫男五
人曰瓛璲瑾璠璩璠即朝用也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

人

張愚菴墓銘　王汶

東陽之拓塘曰愚菴處士者乃僉事張君榮之季弟也當僉事君歿時予往送葬見處士哭於喪次後聞處士富尚禮義好施與爲里閈推重雖相去不二舍竟弗遂再接其詞氣以察其所存心成化癸巳秋予過其邑之南午嶺憩於嶺上山屋仰而視之題曰利人所有記文懸于楣乃今山東提學僉事天台潘君禎所撰者云此

屋十楹間皆處士創又具床秖釜罏之類使人守之以供行旅所需用且爽山爲田塘若干畝以養守者予嘆曰是誠所謂利人者也及會同年鄉進士餘姚許君謹于京邸云其往年嘗主芝山書院教出其所著處士小傳讀之知處士修家譜以睦族立家廟祭田以尊祖建邑庠禮殿以崇吾道又造古竹巧溪諸石梁以濟病涉又當凶歲兩發穀若干石以周貧急又當每歲隆冬發米若干石以活猓犴中餓者予又嘆曰仁矣哉處士之

用心也今予謝病東歸見仁厚如處士者相論議以變薄俗而九原不作矣嗚呼痛哉其男治介吾友盧勉夫來丐余文銘其墓累辭弗獲乃歷舉前所聞知者書之而繫之以辭處士諱明字孟昭姓張氏別號愚菴曾祖貴嵩爲醫學教授年九十七而終祖明善讀書知義理父原仁贈禮科給事中母姚氏贈孺人處士爲人寛厚坦夷尚朴素以誠實自持一生無忤於物撫養兄孟舉之孤子不異己出築別業于湖溪之上以居邑大夫請

爲鄉飲賔亦弗赴配徐繼樓男六淳治淪泌湑汸女一適高砂吴玘孫男一十七棣棌植檼棐樵楩枏梅材格檖槭梃栻楦梧若汸與棐皆爲邑庠弟子員曾孫男二十五處士生洪武丁丑二月二十一日卒成化辛丑十月二十一日享年八十有五閲二年癸夘十月二十六日葬懷德鄉黄諫塘山之原葬之明年乙巳十月十日始克爲銘追納焉銘曰

嗚呼處士何修而至于斯弗豪俠而詭隨弗險怪而坦

夷弗沓嗇而好濟貧危凡禮義所在而勇于爲抑莫非人心之發施人或弗知而天自知故錫之以壽考而蕃厥孫枝嗚呼非處士烏能至於斯耶

樓立中墓銘 楊守陳

天順七年二月丙寅融風丁夘風甚戊辰大甚試院火士死者百有十六人鄞樓君與焉壬午夕余夢有求銘君者方爲之序而覺蓋余與君同邑有葭莩之親而交好厚甚見其死之不幸而傷悲痛惜之不已故爲是夢

抑或君之靈所感也耶寢起序志半足成而書之序曰
君姓樓氏諱啓字立中樓氏世居鄞自太師越國公昇
之後累葉貴顯四明大家史樓二氏爲最而樓氏世濟
其美史氏有愧焉至君之祖始以醫術徙京師其伯父
儒汎愛喜賓有信義聲然無子愛君不啻已出初遣從
余父季學已而學于鄒博士允隆文益進天順己卯試
京闈中選明年會試禮部在乙榜例授教職不就遂爲
國子監生居三載復會試及夕火作起趨而避欝攸從

之死焉時其父某方商於遼陽妻某氏病娠三子某某
某長者方十歲門庭閴然其姑陸夫人姊吳孺人爲之
治衣衾而姑之夫刑部尚書陸廷玉姊之夫刑部主事
吳君顯爲之棺斂荼毘收骼將返葬於鄞之某山祖塋
之側某人求余銘之嗚呼死有重于泰山有輕于鴻毛
故死非難處死爲難若大夫死衆士死制斯處之當也
君少好剛負氣長乃務爲恭遜樂易之行然其所養寔
剛以大使其顯庸於位以建勳業或不幸而死於制死

於衆以樹大節猶可也今乃生不及庸死不及處舉泰山而鴻毛之其可嘆也夫其可悼也夫其可使人疾首酸鼻而長號大慟也夫夢中所述大畧如此覺而爲之銘曰銘闕

順菴墓表 楊守陳

處士姓汝諱旻字思元別號順菴世居吳之吳江黎里生子謚年六十有四天順癸未卒明年葬西冑圍先塋之原行有狀誌有銘矣其從子太學生訥復求余表其

墓余辭不獲乃據狀與銘書其行之立于家敷于鄉效于國者以示其後之人處士之父諱衡仲母呂氏窮水陸之珍以爲養疾則晝夜候其湯藥食飲卧起惟謹至籲天以求代方壯喪父哀毁幾滅性逮老母喪哭泣七晨暮遂滅性與兄思遠弟思善思顯怡怡相友愛思遠先卒撫其孤子如所生此其立於家者與人泛愛而包荒别一室置觴奕書畫以延髦生韻士相與娱適家素以貲雄有司委徵鄉賦賦完而民不擾其乏絶者疾厄

者婚喪不克舉者多周助之甞建太平迎祥鍾秀登瀛五石梁以濟涉葺羅漢寺西廡以栖僧此其敷於鄉者景泰癸酉之歲聞朝廷將北征募民助軍餉乃輸米八百斛於京庚詔錫冠帶以榮之此又其效於國者昔王荆公嘗謂浮屠寺廟之盛由其學者之材多有以動世而嘆吾徒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以余觀之由古逮今凢淑一鄉綏一邦以至陶煦萬國而參贊二儀者皆吾徒也彼區區朝丐暮乞以弘其棲者曾何足道然

亦由吾徒之力能庇之耳使吾徒不振于斯世則民胥以溺矣彼能以獨昌耶若處士者其行既可一鄉而其餘力尚能爲浮屠之庇視其才使勝一官有不足耶吳江一邑耳處士一民耳況四方之廣百辟卿士之衆材豈少耶顧宋之材獨不逮今耶天下之治安誰之力也今因表處士而言及此世其訾余好辯也夫

陸處士墓表 楊守陳

處士諱桂字庭芳號樸菴世居海鹽之馬廐里近創平

湖縣而馬廐里入焉故今爲平湖人其先固以富且穀
聞而處士誦書史尚禮義田宅日益闢子姪日益蕃齒
德日益高偉然鄉閭之望而邑大夫歲歆之于庠亦既
亢厥宗矣逮其子愈成進士擢知縣以陟御史行且被
誥封之榮而遽即世壽六十有八鄉人惜之愈既卜葬
遂求余表其墓余觀刑部郎中屠勲狀處士之善多矣
有卓然異俗而可表者三焉景泰間歲嘗歉有詔富民
出粟賑饑者樹碑其門以旌之處士遂輸米六百石一

時偕輸者必琢貞石爲碑勒侈言曼辭而樹之覆以亭甚奢麗君獨曰吾知奉詔賑民耳烏用是觀美者哉鄉鄰饑者衆吾省一亭之費尚可賑十數家卒不樹碑構亭處士有女弟贅張承宗久而承宗欲復厥家處士念女弟爲父母所絶愛而張氏家僅給乃分與田百畝宅一區凡百器用畢備世之兄弟分產或雖一錢猶競而處士於女弟猶爾人以爲難自佛老之說熾世皆惑之凡疾病死亡則刑牲以祠祝鳴璈鈸以追薦者相屬也

處士親喪悉遵朱子家禮未嘗設一齋供家衆病惟迎醫市藥未始行一禱至其身病且亟聞子姪欲祠祝輒怒詈罵之其不惑而有執若此是三者皆卓然不與俗同宜表以勵世余故書之若其他行與世系卒葬之詳則志墓者已具之余可畧也古者稱人之善惟實而簡故聞之者信傳之者衆而其人之善乃彰後世銘表諸作掇拾其人之鉅細言行毛舉而縷數之甚或有未實者故人厭觀慵道并與其足觀宜道者而忽忘之譬之

宴筵羅列繁雜至熬腐魚而繡其外綴𧐢果而虛其中鮮有可口者品益多人益不記莫若選薦一二佳品人則味之弗忘矣若處士之三善則實而可信也簡而傳者也猶品之佳而可味者也豈以余言之鄙而有不彰者哉

康長公墓碑

李夢陽

純皇帝時靈臺有楊生名重長安有李生名錦二人者皆與武功人康長公遊長公之與二人者友也于是并

稱為關内三才云余曩遊關内見秦父老頗采其事實碑曰康長公名鏞字振遠其先世固始人也其七世祖曰康政始遷武功居長寧里政生廷瑞於元仕為學官廷瑞生世睦世睦生珙珙生汝楫汝楫初為武功學官高皇帝時辟之為燕王府長史後出為安岳縣知縣文皇帝既興乃召安岳縣知縣為刑部侍郎留北京輔皇太子而侍郎有大勲徳文皇帝將封之為侯侍郎固死不拜比死又上表乞勿賜贈秩廕上竟皆允之語載康

氏家傳侍郎者康長公之曾祖也侍郎生三子長曰爵次曰年次曰穜文皇帝一日盡召侍郎家諸男子侍郎中子會賈在外惟二子在於是二子乃大恐並匍匐入見上上曰汝非康侍郎兒邪二子免冠首觸地對曰然上聞而憐之顧左右曰令侍郎在直不至此耳於是卒官其二子以爵為上林苑監正以穜為監副已知侍郎有子賈在外上拊髀太息曰薄福薄福於是詔賜侍郎子千金鏹數十千緡勅關津吏往來不得詰侍郎子於

是關中鉅貴族咸推轂康氏而康氏因遂豪關中矣侍郎葬于縣北卜家原至昭皇帝時始贈資善大夫工部尚書云監正累官至中議大夫贊治尹南京太常寺少卿卒葬江寧縣新亭南而太常生健睿皇帝時又有詔起尚書孫應祠者於是健來送銓部會健著田間冠由部甬道入及見部尚書又祇長揖不拜部尚書怒以為慢已迺竟授通政司知事而歸而得食半俸祠知事卒葬於縣南紙坊原而知事有五子其長康長公也康長

公生而孝友八歲而善文辭及長而好辯善口然習識當世之故好稱先王則古昔于是關中人士咸出康長公下雖康長公亦自謂關中人士弗已若也年二十餘從其先太常就辟試南京顧數不第已乃還關中即又試關中又不第乃以歲貢至太學至太學又試又不第然太常業已葬南京于是乞為南京太學生云而即其故太常之域祠焉然自是不復有試志矣是時楊生李生亦皆阨塞弗庸于世關中父老語曰古人有言勿為

嶢嶢人將缺焉勿為皚皚人將汚焉三子之謂矣康長公旣與時不合于是始好莊老浮屠等書及外家傳語其言曰夫人以形骸處天壤其速絶若飄風也予行年五十有四矣吾日以思功名之會是益速絶而已夫孩提于斑白期甚遠今忽忽若瞬息即能至百歳政少半耳京生有言孰易如葦孰化如爕言生死易至也夫喜生者欲心恒安逸也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傷功名之不立也夫功名于身至疏也古之人以死効此者以可

萬世不與物朽至厚身也今不得之功名又因以勞費心體是非喜生之道耳故曰百人射招無弗中矣百物誘生無弗傷矣夫乃今於吾可以已矣乃遂自謂為己菴巳菴者止於闇也康長公故以懼悖病心乃後上銓部試會墜馬乃復病顛愈益甚比試心怔怔怦怦不能措一辭於是除平陽府知事逾年平陽君棄其官而歸而心病未間也已又病瘘又二年所竟卒葬于紙坊原之墓而平陽君有二子長曰阜次曰海阜先平陽君卒平

陽且卒子海侍平陽君執其手而泣曰夫子先大聖人之苗裔也至吾祖嘗樹功名於草昧之際世有顯官閥人豪於關中今絶于子乎汝如有志其無忘吾祖矣夫欲心恒安逸者為其可以貪命而樂存至厚生也今吾棄功名之會不赴又不欲勞費心體非於身疏也今病瘻乃且死諺曰斷酒白首餔糟而朽是天乎是天乎雖然吾無面見吾祖于地下矣小子勉哉平陽君卒十年而海舉進士第一為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四年而當正

德元年今上上徽號兩宫推贈平陽君如其子官云又二年海有母太安人喪於是海有友曰北郡李生適自河南來而留滯京師於是作平陽君墓碑李生曰先民言期年樹穀百年樹德曷觀康尚書令其子孫鋪勲而啜績曷使人誦其義無窮如此哉夫平陽中衰之遺裔也能不藉尺寸而洞視往古淩駕時輩亦謂之振世雄豪者矣使其遭遇脱穎而嚮用魏衛將相之業尚足道哉其銘曰維武王建侯衛邦厥有固始武功是祀嗚呼

遐哉尚書開國不伐帝懷其德澤流于孫子少卿明禋亮采通政明達乃續其家祀故累基者崇數沃者豐譬作堂室稼穡而蔀而翔而懋而達夫平陽其屯之際乎畜而不施以昌厥嗣阜不自秘發鬼神之藏騷雅並鳴文古而殤嗟嗟平陽舉世重宦宦即使君巍爵而崇位珠玉文綺珍食駟馬有臺樓亭榭孰與發祥廣志如二子乎哉故明不蓄不光流不塞不長武功南原草木膴膴蕃蕃岐渭盤焉平陽宅厥土太安人祔之是曰寧所

維厥繩武瞻哉

呂溥墓銘　康海

公諱溥字某家世高陵人也其始祖曰世世昌又幾世至彬卿生八八生興興生貴貴生鑑鑑娶魏氏生公及其弟博公長子柟者海友也海以柟友則數之高陵因得數拜公親見其容貌聞其言論覩其行事知公之宜有柟也公以正德丙子五月十六日卒于家七月九日葬于縣北祖塋當時柟以海為公墓碑海懼匪德不能昭

述盛德揚著幽光故至於今始勉復於柟焉夫人子於所生者生莫不欲其榮歿也莫不欲其哀言語行誼莫不欲其傳然虛誇鮮實人指議至矣尚奚言傳哉故海之自矢也不憂天下之不信吾言而憂吾言之不足以自信夫公鄉里恒人無麗詞輝藻以要譽文學無豐財崇爵以驚炫流俗無奇節詭行以聳世習然海數言不置非所以私其所好也示天下以長者之道所以廣教布德懲勸浮靡也海惟公樸實不華耕鑿飲食之外一

無所為海不敢輕誣之遯世不仕也孝親友弟守身畏法處親戚鄰里無所欺負治生期于僅足責人不為已甚雖傳記所載典冊所訓何弗啻哉此公之大畧人人易言之人人不能為者故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若公者于此道庶幾否耶公美鬚鶴翰望之如神仙達識事體深計者莫能會其意其指擇是非談述理義學者或鮮焉志稱其決魏某詐嚇李縣判之事豈非其事實哉畧劉之鬭墨嘗謀酖其

老病以償劉吳片言之間卻酖巳鬬生墨氏長少葢幾人也其後又解姙婦之死平劉李之怨訟買田逋稅者官不能稽諸板冊以公一言而決縣官定徭役辟于里書方伯至亦信以去公言諸富平道中方伯即歸以正之其巳壯哉公居常惡衣糲食休休自娛旣受封貴顯猶著補綴履繩布終其身無怨恫於人少日以大户輸餉榆林同輸者為掩昧得貲皆笑公歸無完履乃同輸者發覺至于破産公獨安居闤闠至今應輸者必自戒

飭曰慎不可忘若呂公閒居嘗謂柟曰汝知仕之大本矣乎無他慎取與爾有餽者無故而餽豈無所為也輒令反之寢疾經兩歲柟晝夜侍不敢少怠或履聲稍震猶厲色以責曰汝侍天子側亦當爾耶病且革呼柟語曰汝受朝廷榮寵他日當竭力報國無得自便宜咨稟汝叔而行公所以愛其弟者死猶未已也曩聞高陵人言公壯時父命為居室將於弟異公乃擇大木為弟室弟讓公公曰安知為爾室也室成乃卒以與弟配宋氏

藩府教授宋公之孫女也宋公愛其孫不欲與凡子李
州判者宋公之友也公十五即為李所𥠖曰此大美弗
興若身嘗興若子孫故宋公因以孫妻公當其時諸宋
薄公貧也李君曰渠稍長豈止如爾家後其言卒驗云
宋安人既配公奉其家範事舅姑處妯娌各得其道諸
呂內外無弗悅者柟之少也安人壹是以身教之凡枕
盤刺繡故事必曰此賢此孝講説大義亹亹不倦又恒
誦其祖教授公之遺行以詔柟故柟之所以為天下之

士者其父母之教有然也公生正統戊辰五月十四日
春秋六十又九安人與公同生生七月二十一卒弘治
乙卯五月八日壽止四十有八正德癸酉三月一日以
柟封公為儒林郎翰林院修撰贈母宋氏為安人繼室
侯氏亦加封安人焉子三人柟舉正德戊辰進士第一
官翰林修撰為上經筵講官仲曰梓公葬後五年歿季
曰栖縣學生志弗忝兄二十一嵗死女一人嫁劉孟陽
孫子三人田縣學生甸柟子留梓子孫女三人嗚呼其

傳盛矣銘曰維呂氏世懋德藴靈尚父啟齊爰有高陵世昌孔武孫子是型及彬卿父高陵以興至於六葉封君乃生纘此懿德厥宗用成篤生我友維邦之楨直義廣孝公志斯承昔在壬申拜公於庭望之則嚴即之則平温恭易簡若蘭之馨匪德曷永匪言孰明享不盡孝德不愧齡遠近悲悼況云我情高陵之北實惟廣垌建爾玄宅萬世之寧考光摛曜因勒斯銘

趙氏丹崖墓表　謝鐸

於戲是為元處士趙公良顯之墓公實黃岩縣丞迪功郎不弱之六世孫不弱之父安康郡王士說蓋宋太宗第六子寧王元偓之後士說死靖康圍城中不弱避亂江南因仕黃岩而子孫遂留以家入國朝來愈益蕃盛若故工部員外郎禺藁城知縣闗博興知縣珂鄉進士季齡經魁慥率彬彬仕籍間而博興之孫本又方濟美世科大抵皆迪功之孫子也公生于元延祐丁巳以至正丁未卒葬丹崖之弓嶼子四友輔早世友養葬聖水

山友鑛友繁實祔公以葬其孫旴進亦在焉友繁字進茂讀書尚義隱約不仕實維我大母太夫人之父太夫人生先編修府君甫期月而寡守節自誓以長以育以至于有今日我謝氏不絶如綫再造之功與天罔極吾豈敢忘所自哉弘治己未公之曾孫某某等將伐石以表公墓而顧以諗於予予泫然曰予小子無似恒愧求所以報公父子之德而未能也又焉敢以不文辭哉乃為之言曰嗟乎德厚者流光天道雖遠無久而不報之

理趙宋之有天下也以忠厚傳家世以寛仁為治三百餘年之間無殘暴慘刻之主故雖運改時移不能永保其基業而深仁厚澤實足以庇覆其子孫若吾黄岩之趙氏蓋可見也彼六朝五季之君其身且不能以一朝居况望有以及其子孫於異代之久也哉故觀於今之趙氏可以見宋之德澤觀於公之子孫又可以見廸功之德澤不忝其先益相與為無窮矣雖然東都之河洛南渡之會稽皆有陵寢今所奠掃而為之主者誰哉而

丹崖之墓子孫具奠掃無缺於此益足以見德之淺深厚薄誠有不在富貴貧賤之間者矣然則為公之子孫者可不益思所以培植而延引之哉作趙氏丹崖墓表

故曹先生墓誌銘　楊循吉

傷哉吾曹先生乎垂絶為詩使其子召我將託以銘未及遣而殁既一年乃得詩悲傷吾心氣欲咽吾口噫人間一死豪傑之所不免先生已七十餘歷閱享用粗盡世事死則歸焉而已當復何憾然而其殁也實不及家

惟銘之丁寧噫謂先生其無意於世者耶死而猶以不傳焉爲恥若是則其生可知也生而不用故人不知人不知故自負自負於生至死而不白則曰斯也已矣不書于其墓以其志與骸骨皆埋是生晦而死益幽也焉得謂之曰人書亦無益亦曰吾之為人若是吾弗遇乎世吾亦挾而往耳噫豪傑士恥無名名亦有遺有不遭遺者彰不遭者匿匿也者有乎已而無乎人者也若是必自抱而生自挾而死耳又焉得默默而空生死於天

地之間哉斯先生之志也先生之歿也自傳甚悉曰自吾為士至取第歷官以及老死若是其英邁偉岸之氣雖死不衰噫先生以生不用死莫聞唯其恥故不免自白是其終不肯巳心于死也傷哉毛遂東方朔伊何人斯唯諾一生以為謹厚亦胡有一點大夫氣孰使先生抱才負用而至此不敢吐一語乎吾是以壯之先生諱謙字鳴吉以鄉貢進士初授金華府學訓導改南康又改南京武學陞永新教諭博學善談論所著有平軒集

六卷學為名士仕為良師其歿也盖致仕十年矣生死之際人以為難先生怡然若無憂也惟銘則又若不能忘者故及我我何以塞先生之志使不憾嗚呼是人惟其氣志不足道也偶遇其地胡曰髙胡曰早今曹先生之氣有五發乎文安乎冷靜乎休放乎死耿乎不傳是其為人非曰其官能盡之者也先生巳矣奄留一生用不達矣往古來今若是者多矣瞑目掩體捲其有而休矣柰何哉柰何哉子一人墓在吳縣西陽山以弘治辛

亥某月某日葬

明文海卷四百六十九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　　　餘姚黄宗羲編

墓文四十二

雜類

草亭逸人墓銘　羅玘

草亭逸人吴氏崇仁人也居白馬嶺下比晩縳草爲亭託以老焉年六十三正徳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卒仲子學生鎬季子訓科錫視屬纊孟子監察御史鉞奉命理

軍事於浙越明年正月始克聞訃哭哭哀擗踊疲憊毀甚特不絶乃晨夜乘傳反命畢奔歸迂道白下以誌銘委諸玘玘曰子來子嘗誰銘誰嘗曰子能銘人乎雖然不得曰嘗誰銘人而遂不銘而翁也而翁用薦起官序班先子在館者八年已裦然老成能導子升降陛戺別識掖闥觀闕名額指目班行誰某隆殺疏數其所宜施予德之間以爲言輒蹙額曰吾先南城也且今相距幾何哉而乃自爲異邪居既久備見大老皆耆年勸勤諸

藩國冊制外大蠻夷詔命將帥行師璽書除拜封章代言撿就則以下之看詳彭文憲公每呼曰吳序班以爲何如對曰得則公曰以是須出或覆視之曰吳序班手書乎欣欣然頷之而已修文華大訓宋元資治通鑑公必引以自助及修憲宗實録丘文莊公喜得之日引之與語如公引者録成遷翰林院典籍喜謂玘曰天順初嘗有官此者舞其柄以窘府部幕司至不能一朝居府部羣公出怨言懲是顧用頹墮者至今若尸寄然事遂

弛今吾酌厥中存體要耳既而幕司果羣聚驚語慮罹讁譴咸以爲憂居數月覺無苦又咸以爲善文淵閣藏書數萬卷標目亦數帙或問之矢口縷縷如注先是館寮一人假考訂私丐史冊擬竄易其先世之織末成覺之乃赧銜至骨則設譎間于炎炎者曰典籍扃鑰在其手恣取已好入其室左右希合左驗之乃乘在告諷吏部貶爲義烏主簿而丐史者遂栩栩快其志鉞泣曰不知也玘又曰弘治初致郊齋羣屬咸集院子二人入夜

語于與時張宫保言事忤仇黜南部語次及而寃之不
虞張仇遍置偵偵白仇仇怒遹起大獄意置二人于辜
脫而而翁亦乃困至是今已矣鉞遂拜且泣玘亦泣鉞
出狀發之與考其世得諱庭桂曰吾父曾祖也來自南
城者也得諱日昇曰吾父祖也贈順天治中者也得諱
衡與氏曰吾父父母也自治中至山東叅議而封宜人
也先諶氏繼趙氏曰吾母也而趙則吾鉞鎬錫所自出
也鎬生浩再生演吾父孫纔二人也又拜且泣曰惟諾

銘吾决以歲十月日葬某原嗚呼逸人名孜字景賢與其六書古近體詩天下人能知之其所自立亦可曰天下人知之乎其身則仕而其性則逸也否則惡止于是哉而亦惡取斯困哉古士有易名如曰逸人庶幾來世有考銘曰吾惡乎悲逸人乎人之大賢與誰不已與而誰則爲之所人之不賢與無乎其自取而誰非已忤其命也與噫夫如是而能不失其故吾又奚之而銘其墓

安千戶墓銘　羅玘

景泰初額森未即悔禍南土弄兵之戎所在蠭起一二
奔命之臣乘時覬望多其身圖由是姦伏于肘腋間莫
可擿拔景皇帝赫然震怒恐有以戚我上皇遂嚴偵探
之柄拔錦衣羣校置之東厰使之入微擣深不以時達
時則有若安君諱順字子和者尤傑然戛出君汝之新
蔡人幼侍其世父整于京整錦衣總旗也老以君代至
是以才見使用事然其童年播遷東西浮寓以身薪水
無隙以學而心獨恨且無攸適從則惟遇僧梵于市亦

梵瞽說于途亦說久乃口通佛書諸多傳奇野史後亦厭棄惟喜人讀書從旁聽之輙能成誦積至儒生所恒習者張口縷縷而出間能辨析疑義至史傳所紀即斷曰此治朝也或矍然曰此政失當亂若真能了了者其實手眼漠如也性無鏃礪之鑿事必流其真誠心寡蓋覆不主嫌疑凡關涉政治大體即貴幸勲戚麗于憲度不避茍曖昧非其辜雖上意叵測必以身任之一時姦人飛奇反間嫁禍于人者皆見沮塞斂手避去坊市惡

少年相語必曰毋嬰安順威寧伯王公爲御史時晨入
關吏紿其家金覊匿娼家不得公以語君吏聞君至股
栗舉其槖伏辜扶風人趙才興從貴將久無功怨望誘
妖僧以星烝煽人刑牲誓天朝陽門空舍中約旦夕變
有詔覘之同事二三不即發君曰厝火必焚焚而沃之
晚也捕之得其事狀并黨磔于市閱月蔚人吳伯通與
其黨余郭福亦謀踵才興之爲者亦皆墮于君手故未
期連受賞自試戈戟司百戶至真百戶皇上復辟奉迎

乘輿多見任使會朝廷入廷議以君九擒劇盜功最多授副千戶先皇帝即位初妖人趙春陰部署僞將僞擬國號于滄瀛間灤河竝邊謀誘虜入其盜曰王成玉曰李端曰傅洞淵匿機誑脅民洶洶且走且惑君以次擒之以獻進令官享榮三十餘年階武德將軍封妻張氏宜人贈父齊如其官母程氏如其妻皆是功也初君念職禁近母老新蔡不得朝夕侍迎之京竟食君禄以壽終躬歸其喪合父窆人以爲孝仕不仕少有知者皆聞

君名尤爲内相劉文和公所竒見于文焉弘治八年年九十十二月十六日辛酉卒子賢蚤卒嗣副千户者也寧入粟爲郎視七品亦卒泰以戰功官錦衣百户孫璲瑜璽瑁瑋璽嗣賢官今爲百户女宋通妻也明年正月十八日葬大興縣東湖社豐臺村墓與張宜人合然宜人之窆巳九年矣其幽堂宜有銘來屬翰林院編修羅玘玘與御史潘楷友楷妻通之女君之甥也楷言其世與貫而巳君之爲人有不待言者銘曰

執威弗威國威在斯炎石及玉而豈可爲蠹旣糞木衆亦灼鑽毒其初生木乃得完是惟安侯克遇三帝秘客爪牙耳目攸寄侯率其性暗與道俱蹈是二美史有可書大都之郊此維髙丘有石誌幽是曰安侯

都豫軒墓誌　羅玘

封都水主事八十三翁號豫軒姓都氏諱印字維明姑蘇閶門南濠人蘇之地最天下以閶門閶門以南濠南濠以都尉諸氏都尤以節槩傳高廟初文信至能當婦

翁殊死特貸之生彥容作月樓濠上顯名當時得尉氏
妻之人謂連綿呼兆當有奇嗣翁生異質天成目數行
俱下十二三能賦詩鼓琴日陪諸老宿杖屨爲適長遂
酣飫超越太異度非支離陸沈莫救敗然苦蘇故吳會
易聲張曰吾以淺示之乃挾易詩禮三經從鄉業舉子
者游幸一不利即諉曰難如是棄去去就里塾集羣蒙
訓聲律高門大姓爭招致悔曰是謂畏影而逃日中可
乎又謝去以醫浮湛閭里或少露芒穎已病如掇萌然

旬日喧騰神之詭曰古方偶中爾陰自擲餌劑掉手詈曰乃幾敗吾事遇為道士說者過境喜乃便旋與之周游講說服食卦炁支吾歲年至子穆登進士官都水賜封乞南得武庫便養欣然來就曰吾今脫蘇吾知免矣居二年以正德三年六月十八日卒配姚氏繼朱氏俱贈安人穆穗其子元翁次翁其孫祖齡其曾孫女二人谷源茹喆其壻卒之日穆當考先入闕也穆歸諏十二月扶葬縣薦福山泣謂玘曰子知吾翁吾翁須子銘於

乎玘忍辭知翁哉昔頻道吳下人言翁居室極奥突隣竝婚媾無一飯過逄乞貸泉布日湧出至落莫不悔穋既用世差變易終以咈教愠之其泓涵漾淼障室牢窖及閒爲籀隸畧畫曁諸小藝臻妍逞妙蓋滲溜滴瀝有不能盡秘者若占辭前知則又自貿神授也是夏五月戊午晨興卦之遇損之睽占曰立土頽淵三年暵其田二女號輰鬼車其前赤古下然厥載用顛擲地呼穗曰吾其巳矣乎其速以吾木來六月大暑灼地不可耐得

寢疾昏弗辨物藥食咽入㵅然已夘日中忽作坐無苦也呼蜜孫以蜜進呼茗孫以茗進咽之如是不火食者七日甲申僕自蘇來入報未至遂呼具盤盤具入浴浴畢喜曰快哉吾其蟬蜕也目遂瞑豈道家者所謂蜕殼解者歟所著三餘贅筆衛生家寶存于家銘曰

彼有風襮其憂戞戞藏此有潛伏其戞戞章亦各其志君子考成卒謂藏之者臧

高君墓誌銘 徐渭

君諱陞字進之其先江都人靖難師起五世祖觀音保以從征轉徙遂來居紹之紫金里始官百戶後落秩總旗三傳至賢有子五人其季名奉奉者娶謝氏生君與按察經歷陽君爲人如出治劍少即露鋒鍔師參議胡公某某數睨以語人君時尚窶其伯父泰無子嘗提千金產欲後君君謝去人奇之無何果以賈數致千金歸則踧進其尊人恣所以既又澤其宗連若窶舊故必遍且歲襲了不見厭倦時於是自家至燕齊數千里內皆知

高髯公孝友嗜義有古俠士風復善料有急輒投君益
爲營且費往往傾囊然至貴游或黠少年有所挾者欲
出其一銖於匭不得也晚尤好結賢豪文士與磨切事
一裁於義時召客把髯以談切齒不平風雨颯颯集座
中忠孝人遇災禍輒攬仇思有以快以故客燕一旦跨
驢度居庸馳保安把沈錦衣袂痛哭旅寓錦衣出匣中
猫睛睒睒若果核意以酬舊逋君笑曰沈大夫仕茬平
清豐時當吾賈道寸步耳吾不入取金今投窮邊萬里

雪沒脛來取金耶擲不顧去大抵君所為皆此類也君
敏絕數解文理其交我也實以文乃終不請乞一字人
恠之君曰辟諸山川挹其秀止耳何用採掇為及繫君
每入餉我必日仄而唏以出噫豈亦有痛哭保安意耶
君歿之前三日其長子文明持君書來訣故今葬也諸
子來告日曰今隆慶之壬申閏二月之廿有八日告所
曰荻阜告銘曰先生幸銘之予以罪不可某君涕曰君
志也余亦遂涕以銘銘曰

馳雪塞哭霜臣擲狸睛眇蚨緡過我之日兮風伐木樸兮槭爾兮孰

重修宋太師魏國丘文定公神道碑　薛憲章

由里山在縣東南若干里有宋資政殿學士刑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贈太師封魏國謚文定丘公墓在焉宋既𠩄物鞠爲灌莽樵牧朘削居民侵耕久矣其幾世孫昺居江西廣信之貴溪者以都御史督漕于淮爲書召其族人其族弟載叔厚遣其子景文往焉至則惓惓以

太師墳墓爲念且圖度葺治未果也無幾何時會新天子御極詔所在名臣賢士墳墓有毁廢者有司即時修理仍復近民一丁使守之于是叔厚父子咸泣理于今巡撫南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福建王公得移檄下江陰邑大夫任公適來知縣事覽檄慨然以修復爲任曰此吾職分内事也矧詔旨丁寧若是遂出官帑銀若干兩使景文領之仍委官董其事凡地之侵于民者歸焉樹之杉檜繚之垣墉攻木攻石之工並手皆作作饗堂

十二楹華表石四輪焉魚焉行路歡喜又斥其餘作文
公坊坊舊在縣東門里第今改築安利橋下東門人曰
坊舊在此而築于彼吾人不得被道德之光矣後生小
子其何所觀感啟發吾實恥之則相率于官然業以就
不可更動遂相與出私錢市木植立坊故處此豈有爲
而爲之於乎休哉公諱宗字宗卿世家江陰以進士起
家隆慶中歷仕三宗致位樞府謇謇諤諤爲一代偉人
自公之薨迄今凡一萬六千九百幾甲子矣盛德大業

載在方册照耀後世至于墳墓亦被光寵有道之澤何其深且長哉當公之補外也韓侂胄方用事與有力焉想其一時氣燄當何如旣抵法天下後世至不欲道其名字其墟墓所在不知至今無恙否乎借其幸而猶存欲其愛護封植于百年之後如公之墓得乎傳曰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豈不信然耶始天子下詔愚夫鄙人不知聖天子㣲意所在以爲蠲逋賦省傜役誠當惟修墓事所不省嗟夫武王克商天下事所當爲者何限

乃獨汲汲求比干墓封之其故可知矣是豈特褒表功德與慰其後之人葢旌别淑慝彰善癉惡其道固然史著孝宗嘗使范成大使金祈陵寢公言泛使無益徒驕敵人上怒曰卿家墳墓爲人所據亦須理索否公對曰臣但能訴不能請識者韙之今公墓爲人所據而叔厚父子能訴復之可謂能用公言異日可以見公地下矣初景文持其家乘以父命來俾書其事余辭焉小子何足以知公至于再三請益力遂拜手稽首而著其大都

如此公之事功在國史文章在集録世次在譜系此不復著系之銘曰

惟宋太師丘姓宗名匡辟三朝歷孝光寧時方弗靖金鈇鏦錚有寇在垣跳梁憑陵偷者主和糜費金繒夸者主戰踴躍用兵公當是時持重老成不求勇功不求知名曰毋屢盟曰毋遽爭以全取勝以重取輕勿以惡名寧用參苓凡所蓄積方及施行憸人撓之噂沓背憎公白天子慉然歸耕所以志士至今拊膺邦人小子惟公

典刑惟公典刑式勒斯銘

孫見山墓銘　許相卿

監察御史孫君葬其父見山徵君于盈山南麓嶽神祠之左述徵君世行而來謁余書其墓石曰徵君諱鑾字嗚遠其先富春人粤自漢季孫氏國吳傳四世六十餘年胄裔布于湖南江左根盤蔓延矣富春遹孫氏所肇迹云徵君常自言相傳裔出長沙桓王策之後遠莫究其緒來籍海寧也亦莫記其世其始有徵者曰富一提

領春春嘗問學於包心齋氏包選春諸生中以壻其子春生以敬以敬生文達文達生裕裕生煜煜生䄇是稱遺安配董氏祝氏徵君父母也徵君而上八世家黃灣黃灣遠都市瀕瀉滷地亢土瘠無水泉林藪之饒百穀桑麻率仰澤于天以殖農圃盡瘁三時高秋旬日不雨則嘉種槁無遺穗而艾蕭藜藋芃芃彌望壟畦間以故呰窳偷生鮮積聚而多貧豪有力者居停鹽鹽廢著鬻財機巧乾沒以與上爭利頑弱無能爲計則交通海賈

屏匿幽隱爲之駔儈以私竒羨官爲峻法苛禁姦利相
告曰聞徵君於是喟然嘆曰吾聞本富厚生蠶榖是已
将如吾地何乃如鄉習雖子本纎鋭而贏得過當然謂
姦富抵禁亡命有家如寄謀其左矣孰與教吾子以大
吾家乎御史時方嶄然見頭角徵君則爲訪明師友市
經藝諸籍趣辦資糧裘葛扉屨簦笈及凡裝需縱使游
學而時課督淬厲之歲無幾何御史以嘉靖丁酉名鄉
薦戊戌舉進士至今官列侍從司風紀便道過家旆旌

騶騆呵呼導從塞塗盈門御史豸繡登堂稱觴爲父母壽雍容閒雅甚都鄉人士以爲寵諸父兄乃後漸舍故習而延經師課子弟以徵君父子故徵君晚以子貴益閒無事時出嬉游巷陌讌集里社從故親知農談情話坦坦夷夷不矜重改其舊人多愛譽以爲美談徵君年五十九卒以嘉靖某年月日葬以某年月日娶許氏子二長御史喬其季高也女二孫男四狀述徵君孝友庸行可稱者不一予特取其卓見不淪于習者著之銘曰

帶海負山墓於是間風氣盤旋庇爾子孫於千萬年

劉紹卿墓表　陸棨

紹卿自太學生得按察司經歷銓注雲南先是余以給事中言事調貴州都匀驛丞雲貴接壤皆古西南夷地貴州地尤瘠惡非人所居余行數月乃至境上屬盛夏暑雨所經由皆大山長坂下上勞憊盡日道無行人俄有騎而自後至者紹卿也與俱憩坐林樾間語相勞苦仰視山兩崖斗絶數百千丈色如積鐵霧氣涥涥起山

巔虎跡交錯道上紹卿憮然不樂余顧笑曰子悔來耶
大夫不經此當何由知艱難子行矣紹卿亦笑且頷之
上馬去余至都匄會驛舍久廢僦居平越平越者雲貴
往來孔道也諸自雲南來者時時傳說有新官劉經歷
者彊執不受請託蠻酋武官放恣淫虐不畏大官府獨
難劉經歷耳余聞之良喜自余去平越及歸吳中三四
年閒與紹卿不相聞既而紹卿上計京師撫按者署其
考爲諸幕官最當遷秩矣迺有飛語聞吏部於是以不

謹罷則聞有按察官以細故相望實陰中之云紹卿自
失官家居十餘年病卒卒後若干月且葬其子瑊請余
泣請表墓余許諾因爲道往時事曰吾知若父久矣忍
無以慰其死哉紹卿諱逺先世家臨江國朝有編戍蘇
衛者今爲蘇人自其從祖父刑部尚書與清始起進士
至大官父佃母陳氏紹卿生有至性十四喪父執喪循
禮而力學工書事母以孝聞在雲南涖政明決上官才
之事多倚成焉所平反疑獄甚多土官楊訓殺人帥府

桀黠奴高壁亦坐事當謫戍兩人要重貨投之不納卒案致如律千户胡學詩戕其妻行賕要人脱罪一詢得實狀論死王髯者園奪殺人道中郡吏名捕之一兵官子亦姓王而髯疑懼自髠爲吏所録既誣服成獄矣紹卿往覆按立得殺人者而出兵官子歲饑視督平糶計會詳審而賦授必均民以不殍死閲視逾東庾積姦蠹爲清他所建易尚多不悉紀令仕職差久其功緒當益有可觀者顧僅逾一考輒以晻昧之過去談者惜之或

曰紹卿平生剛急少醖藉用此觸忤貴人卒見廢退斯自取之也非耶余謂不然夫仕在不失已耳乃禍福則有不可知者昌黎公曰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信矣今世仕者或工於語言日蒲伏公卿户下拜起候望顔色然其人固自有利不利利則躐取華要不利則亦放棄流落死耳要之榮達有定分非必以諂傲爲通塞也如紹卿雖骯髒食貧以終亦何恨哉亦何恨哉紹卿之卒以嘉靖丙午四月九日年五十二其葬處曰靈巖鄉桃花

塢室人郭氏余族姑之夫之女也一子即瑊吳縣學生秀敏有文世其家

董隱君墓表 何良俊

董隱君者名懐字世德别號三岡居士董氏上海之望族也葢其先世已自雄長里中至御史公而益大御史公生子六其五即隱君隱君生甫冠御史公謝世隱君能自奮嘗授經於同郡宋檜雪先生所檜雪名瑛罷工部郎家居經學專門四方從游者丙舍常滿隱君學二

年許不肯竟學檜雪公見隱君資性秀穎歸隱君女勸隱君竟學隱君遂竟學學既成一再試於有司不利輒棄去嘆曰吾兄既已用之於國吾欲施于家遂不復試檜雪公前歸隱君女曰宋孺人者佐隱君理家政檜雪公有家範雖女子皆能誦說典訓知古女婦賢孝故實習女工下至烹飪皆有凖式故隱君夫婦事謝太宜人常得其懽隱君兄弟五人三仲皆游宦伯季相繼夭死獨隱君在太宜人側隱君與宋孺人旦夕視寒煖之宜

撫摩疴癢有一魚一肉宋孺人持作羹躬調劑甘旨必宜適與隱君捧持進太宜人太宜人老逾懽忘其三子在外三子亦得專意守官無内顧憂皆隱君力也隱君持門户起家家漸裕然一由力本人有假貸責索通以情不盡法暴横與里巷人處和易率直人樂與之親不知其爲勢門也隱君急然諾慷慨任義親舊有匱乏者時加賑贍雖數至無勧色里中馮熈者年九十病瘻隱君月出廪給之郡中有戚公韶以能詩有聲縉紳間隱

居雅與游及死家甚貧隱君爲具棺斂皆從厚親撫其喪以歸晚年欲出田立義塚以息火葬又以賦役煩瑣欲買田儲粟助其經費將上書撫巡行之後格於異議不果至今人猶惜之隱君三兄從宦者皆爲經理其家事從次第歸老隱君以全産付之毫髮不自私有過責隱君者曲意承順終不至失懽隱君於大理公最厚善大理公歸時年已五十餘與隱君同處二十年每日必共食非旦暮不至私舍大理公好賢隱君常延致郡中

名士相與琴奕觴詠酬倡竟日客退則探養魚種樹書
疏渠藝竹備林泉之致兄弟徜徉其間間取彞鼎圖史
摩挲賞玩共陶暮年家之有無與歲事登耗相與共之
不問爾汝故人以爲隱君獨私厚大理公不然亦其同
好愶趣也大理公苦無子後有子宜陽甫冠而大理公
卒宜陽有丈能自立所交皆江左賢俊隱君贊成其業
功居多隱君亦累不育末始舉子光裕讀書能世隱君
家與宜陽後先相望以起則天之報隱君者宜然也隱

君歿之十四年爲嘉靖丙辰墓道之石尚闕而不書光裕再拜以請良俊乃爲論著其大者如此隱君細行可述者甚多具奉化令徐先生墓誌語中

史氏走何良俊曰東海有三岡身者余家並之以居自海上北達于黄浦隱君家在焉相望一舍所隱君之澤沾潤數里里中人有德隱君者時時來道之若隱君孝友細瑣之事外人不得而知者則余女弟爲董氏婦每一歸省輒爲余誦說其詳又余家先府君好賢能得客

四方客有道隱君所來者必過先府君或造先府君者亦必過隱君余爲童子時從旁竊聽之每客至語及隱君客盡傾故余所述隱君事皆實不虚余交隱君子光裕光裕曰先隱君有高世之行三法得表于世夫所謂高世之行如前所指者是也然是三者前輩尋常有之不甚爲奇節迺今俗漸漓矣故有毀人之兄遺以一疋縑訾人之父投以一束素其子弟欣然納之吐欵恐不盡出財物貸親故厚息取償計必得然籍數家之産僅

以供妻孥一夕之歡耳有賢士挾一冊持一藝造之閽者謝去不速必加誰呵一富者在門沾沾喜出肅唯諾猶顧侍者曰得毋少需客否客得毋色動否厚設否客去猶蹴蹴不自安此事在縉紳間尤甚由隱君視之即謂之高世之行非耶然此風其所由來者漸矣郡大夫有斯世之責者讀其文其尚軾隱君之墓見者必曰隐君之行如此一布衣且死猶爲郡大夫所禮孰謂爲善無效耶則斯世尚庶幾有敦哉

來君墓誌銘

許應元

嘉靖丙申歲吏部最天下有治行吏五十人上名迹天子請以爲從臣制可於是五十人皆徵入而丹陽令來君名在選中既入拜兵部職方主事改禮部精膳居有頃精膳主事臣汝賢眛死言臣幸以甲科待罪縣令爲陛下護元元無狀陛下不以臣能薄拔擢郎署臣志分榮矣而臣不幸有犬馬疾不能朝夕門下汚省署臣不勝大願願賜罷臣得近醫藥再望見闕庭願盡死力於

是天子哀憐之與告歸歸五日爲閏十二月朔日卒于家年僅三十六爾嗚呼賈誼短折歐陽詹生李賀皆不待終養死又何其不幸之軌一也造物者不常幸生才幸生才而中道委棄不覩其成此又何也當正德末季東南士習猥陋極矣經生不欲究明指歸踵悖馳舛幾幸利禄文士則凑飣偶儷蜿孌蟺聯剽掇故藻以爲容澤此猶不能涉靡曼之堂户又焉覩爾雅深厚者哉來君起童子華采振暴及壯乃益沈思術學探抉微眇自

六經先秦漢以來諸家言貫穿附離撿押其辭以肆其文然後其爲道閎遠奥雅將與古作者同風而竟死矣豈非天乎始君鄉舉及禮部試皆第二比當大對同對生謂來子必高等已而第三甲同進士出身士論稍譁矣及當授官謂來子必京朝諸郎官然竟奉新知縣莫誰何其然奉新江西陋邑也其俗獷鬭狠訟抵訐拎鍵務必勝不勝則陰伺持上官短以責右已無何依違之不且立去君至批根其尤數人痛法繩之既而曰此豈

道化意邪其他固赤子于是開學館延進諸生爲指示經法爲文章躬行如是而飭諸生歸以諷其父老子弟父老子弟皆曰吾令良頗輯不爲非諸部使者大異之薦上其能凡在奉新十月而調丹陽丹陽道衝兩都舟車至西郭門日數十百縣令日出出河滸造請諸大夫賢者磬折爲禮視供具徒隸一一口指授無失賔客意久之歸縣中爲民均賦平爭訟調徭作不暇給矣又時時延進學官諸生說經訓勸行如奉新時愈開廣館㲉

諷誦不絕亦自其中心好樂之然已罷甚竟積瘁嘔血至不支云君居職廉歸時予親見其槖中不能十金所至務爲民興利在奉新開下五鄉塘潴水令田肥饒視上鄉等在丹陽則濬練湖溉田田少旱患生平無所玩好但嗜讀書自爲諸生至劇吏口未嘗廢稱說也雅游自同年之雋與四方賢豪有名皆願交親之武進唐順之閩中王慎中錢塘楊祐以道義文藝相取其樂善詡詡推置自喜誠其中不能自解也觸情縱談不忌慮旁

後人亦以此忌之謗怒興矣且自古號稱賢者孰能免多口哉彼於世齟齬其心誠有所合也豈弟君子無信讒言夫惟君子而後無聽語曰蓋棺事迺定來子死至不能爲斂而謂其去而受同列之餽金也安在哉安在哉初君病甚應元省之涕泣執應元手曰余有心子知之乃今巳乎遂卒二歲而應元爲論次其大節刻之墓石系曰來君諱汝賢字子禹壬辰進士也其先世河南鄢人系出宋龍圖學士之邵之邵孫時知紹興死而葬

蕭山遂爲蕭山人去紹興十一世而爲君高祖雍雍生曾祖珪珪生祖昉昉生父東母孫氏配安人錢氏仁和人也生二男二女二男長曰猷策次曰猷功二女長許聘山陰胡芾後二歳未嫁死次許聘錢塘許暘孫應元子也銘曰

與子游兮澤宮庶見君子兮其文有容嗟君子兮胡見爾樹松兮與子游兮上國庶見君子兮其儀不忒嗟君子兮胡見爾樹栢兮歸其窾中堅且好矣嗟君子兮遐

不壽矣噫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二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藍嘉璐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一　　　　餘姚黄宗羲編

墓文四十三

雜類

西洲墓銘　歐陽德

嘉靖巳亥某遭先大夫喪里居而先生以陜西苑馬寺

卿免喪復除遼東越明年庚子擢任廣東道故里過某

作别喟然歎曰垂老宦遊旁無侍子吾何樂於此行時

伯子蘭早夭獨仲子博士諸生夔夔室王氏才有女曰京潔男曰文載皆幼元配劉安人女妻庠生周循理夔同産妹妻劉生超鳶者皆歸矣夔理家不能侍行與其生母蕭居先生以繼室楊氏往故怏怏不樂若欲遂歸休者辛丑還福建右布政使夔婦誕子文軌楊氏亦産兒兒尋殤乃先生益眷眷思歸故園矣居久之移疾慨然欲西會與御史忤御史以為為巳發者固慰留竟卒于官豈

其志哉嗚呼叛夷安全之變挺身出嵩明城撫賊賊加刃枇肩抉肋破肌流血懵仆危死矣賊中有大呼曰此歐陽爺非王僉事也羣擁入城適去藥四旬乃有瘳此所謂大難不死者而胡寧止是今科第二十年往往内貳九卿外長藩臬矣而先生自戊辰至癸卯官不過右轄或曰先生簡亢不累為矯飭以故知已者寡嗟乎知已可易言哉憶某生纔九年而先生中弘治甲子鄉試又十有四年

為正德戊寅先生歷官南虞衡營繕司主事員外郎謫倅澧州遷辰州府通判過家某始識顔面然未通欵洽以前則日聞鄉人論先生者云云庚辰晉同知夔州府嘉靖初擢四川按察僉事某始舉進士接四方士大夫則日聞士大夫論先生者云云庚寅以雲南按察副使亟表入賀萬壽節明年復入覲某備員史館得欵晤京邸然後知世之淺深先生者亦異矣寡默似簡嫵媚形亢顪侗

僻陋與沈厚凝重者有間而言貌揣取意見相懸孰為真知定論者哉人之言曰先生以虞衡郎分署真州時六卿大貴人至不遠迓閘不得擅啓江干上謁輿從傘扇委蛇容雍自如坐間或寒暄起居道古今不休獨默無一語以是得罪既下遷澧州會湖廣鄉試執事外簾御史屬簾外官校試卷墨本與簾內參定至取舍異同以去就力爭辰守缺承符攝署府寮有傿言位次先自攝者實以恣

其墨符至餉頃輒從奪之印夔守自尊大倅以下坐之隅先生獨頳發于面長揖不即席退引疾自免守為謝後不如是乃起雲南副使分司署與清軍察院比御史從暫借署穿垣内通以宿史胥籍諸司會要抗執不可廣東按察司官塘勢宦家請之從提督府下書索報又因貴要人為言竟不報嗟此非習傳聞以為簡亢者歟質有所近志有所不為其諸兢兢法守人以柔靡我以剛植孰

為傳之矣乃福建庫官之貧憐其非罪多方積羡金為補虧耗又何恕也士大夫能無諒其衷耶先生官遼東時蜀士立朝者言今蜀吏多墨往東西川吏獨畏歐陽僉憲僉憲守身嚴持法正不可干以私時九卿長貳寢多先生舊寮而故吏亦多位通顯者咸公言西洲長者可與久要不可與苟合使服大寮必不以法徇人先生以故連陟而前此副使轉馬卿者往往遂不振宦久論定可謂世無

盡知者耶然而大命不逺矣訃聞鄉族閭里無智愚賢不肖咸悲嗟曰西洲仁厚君子也家居絶不請託受產不乘急以要賤售往往溢常價又不侵為然諾與人無煦煦詞色然甚真蓋昔之論先生者今亦不復云彼秉心不塞圜轉機警偷取一時之譽者亦情狀卒露棺未蓋而物評已去者於先生何如也歐陽氏自剌史公留家于吉大尉公徙萬安常溪德祖公徙泰和蜀江逺矣其近者我後

峯府君再傳而有月臺及先石塘府君月臺曾孫通議
公昇實生皜齋公鶴慎菴公鷚則先生王父世父父也
先生諱席字崇珍號西洲與皜齋仲子吏部侍郎石江
先生鐸同舉正德戊辰進士於是王父用石江貴贈通
議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慎菴用先生初任階
封承德郎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妣劉與元配皆封安
人蓋儲休委祉發之積餘者至先生與石江始大而其
用皆不究官雲南以討安全功廣東以平交功凡再錫

白金文綺乃作酒罷刻識令世寶之以無忘主恩其望之後人者遠哉喪還自閩御史江陵李君遂按江右弔祭賻贈良厚問知未有塋兆而西鄉柳條寺廢矣令夔以其意請入價且畫與隙地曰古有營葬令可置守冢數百家者先生盛德何知不在其後李君蓋湖廣外簾時所取士以去就爭者非以市報而報不違焉亦異哉先生生成化辛丑十月八日卒嘉靖癸卯七月廿二日葬于乙巳春正月二日夔來告且徵銘嗚呼石江已矣

銘非其誰宜為銘曰

乘檋擿泥寸前尺隮憲臺薇省孰曰差池直道于世世寧莫知直以誠成積以久輝漸磐其衍鴻翼于垂遠道久廢咎也誰歸挺挺伯子蘭曷姜之仲也夔夔杜其杕而慈猗玉樹種德之遺培壅以需雨露孔時

伯考獻奇府君墓誌銘 陳九川

昔者聖人之制葬禮也將以順生死之理達升降之道盡孝慈之情而別尊卑之分也故禮有隆殺期有遠邇

天子七月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庶人視士可也春秋書諸侯薨必月可以考緩速之非禮焉書葬敬嬴巳丑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可以考魯備之不周焉考諏日之不尼焉自學絶道喪禮制不明詭誕不經之說附葬經而出者皆得以逞孝子慈孫惑之始有尼歲月抱負之不宜歷數襈暴親而不葬者矣我明若天頒歷云某日宜某事國家大事以之未始有亟歲月而不宜者且禮未葬

則居倚廬故古之力不能葬者戚戚焉如袒括不敢離苫塊而寧寢處也今詭誕之說遠畔古禮通乖時制而陷人心偷習俗悲夫伯考之卒在某年月日距今十有三年已夘始得諏某月日葬于崇仁大洞之原者以此伯考為人風流儒雅造家勤儉而接物和性喜飲微醺輒歌王父溥卒王母聶孀居餘二十年卒用是娛之有老萊之風焉溯其生在某年月日享壽六十有三伯妣汪氏後四年卒幼子某後九年卒皆就土矣時維長子

某奉柩以藏伯考名某字某姓陳氏先世宣城人銘曰大洞之岡負陰抱陽伯考斯藏相久迺成厥卜惟精庶幾永寧

徐元定墓誌銘　儲巏

君諱興之字元定與余同舉成化甲辰進士出宰淄川縣甫三月坐事執政者罷其官既歸之七年為弘治壬子六月十七日以背疽死于家訃聞余痛悼者累日嗚呼元定遽止是乎蓋抱才負氣之士嘗患于不自善用

又患乎用之者違其長元定跅弛踔厲取求於人者既疏而人望元定者乃槩之拘儒曲士毫髪弗少貸焉此其遇合之難而卒窮以死也元定讀書最深到喜遷固韓蘇文日不釋手其為文氣勢張皇馳騁反復觀者洞心駭目如萬馬爭埸武夫悍士猝不可得而馭也其為詩師杜子美傚其諸體悲壯沈著五言律蓋近之其尺牘長者數百言短者五六語無不警絕兼之字畫遒勁海内人與之通往來者每得其一劄爭相傳誦蓋元定

能事臻妙者尤在此也喜交遊後生及門者皆折行輩與之傾倒肺腑揮金飲客罄槖無愠色遇不合者輒厲聲擯之于坐善元定者多危之元定處之漠如也卒之日戒其從子曰璜余平生故人完好者唯儲君我即死其往請銘璜來以告嗚呼予何能為元定銘且又安忍耶為之序曰元定初名傑棄官後以字行其先為太平繁昌人貌豐而晳眉目瑩爽可愛幼隨其先人主簿公政官汶上故語態悉類北人母吳孺人老尚在娶于氏

生二子長曰鳳翔早死次曰養浩妾某生子一曰同仁女四人春秋四十有六以某年月日葬某山祖塋之次有詩文若干篇稿藏于璜散逸者尚多知元定者必為之彚編也嗚呼科舉行而古文廢非一日矣元定崛起時輩中天資豪鋭不餒不懾直前以古人為師可謂難也已今人枚指其細故欲併而棄之要之得失終不相掩也今歳元定以家乘來與予言近讀老子孫吳書益見古文高處又曰讀朱晦翁集其文章議論與之當伍

頭拜矣嗚呼元定於是葢將易故而即新也孰謂其遽死此余所以重爲之惜耶銘曰

孰艱其行孰隕其名斂其英華壹文以鳴彼蚩者欺我已得贏伊銘之故哀靡有成

嚴雙洲墓銘

王維楨

監察御史嚴君者朝邑人也名天祥字叔善以所居望仙觀在洛渭二水之間因號雙洲常稱以爲人能修潔其躬比於洛渭斯可語士矣以故嚴君修謹平生無誇

節辱行皭然若處子云嚴君中嘉靖甲辰科進士除為山西絳縣知縣既三年徵去一錢不著于身去之日父老遮道攀留者以千數嚴君持法不假借常約束吏胥竟嚴子去兢兢不敢縱以此百姓戀之己酉選為四川道監察御史居三月嚴君忽鬱鬱不樂或問嚴君曰君官御史何不樂也嚴君應曰官御史可樂今且責我以能官樂乎吾亦有所覽觀思慮夫鸞鳳鷹鸇各有所稱皆著其能吾將柰何是以弗樂也久之嚴君病嚴君父

曰堯黼號直菴母李氏弟天祐舉人嚴君生而孝友六七歲時李嘗病罷食嚴君跪而進食不食輒泣食乃起一日天祐病嚴君身奉湯藥夜三起問之惟恐其弗聞也嚴君病在京師直菴公聞乃跨馬馳來視病留天祐事其母李是時六月大暑嚴君相見泣曰噫翁何觸熱為也兒病固無害殆傳者誤翁耳尋問母李及弟天祐語刺刺惻惻淚數行下移時不止直菴公居月餘而嚴君病少間歸既歸乃復遣天祐來視而嚴君病忽劇遂

卒天祐來不及訣才數日耳天祐撫棺慟哭曰嗟天乎吾兄何負而遽令至此乎嚴君配曹氏無子有二女皆幼皆隨居京師天祐乃扶櫬載嫂若女俱還以庚戌三月十日葬嚴君于望仙觀之東從親新兆也其後一歲餘曹氏坐哀毀亦卒天祐啟其窆與嚴君合焉初嚴君且卒也曹氏提二女伏牀哭嚴君亦哭有頃戒勿哭徐言曰吾視吾弟厚吾弟視我又甚謹必不令若等無依也吾死而還骨於家具告父母以天祐之次子允恭為

吾子立之於是直菴公竟與立如嚴君嚴君舉進士時余識嚴君於稠衆中敬之既嚴君為御史病卒余與長安人王給諫子皋偕視棺斂哭之成禮然後去已而天祐至遂請王給諫狀其兄之行攜而同乘吾門乞銘倉卒不能應去越三年而余遷官南都便道還華下天祐渡渭造請者三泣曰先兄所不瞑目于泉下者獨竢先生一言耳幸以慰死者而絳縣人又言嚴君方在絳縣時恒以役至夏縣道經傅說祠側嚴君必入拜徘徊瞻

顩有曠世相感之思焉一日復過屬有急不得入拜憩其側短亭中坐見二青衣持檄伏堂下白云傅丞相要公嚴君謝不往顩左右賜使者食左右實無所見以為嚴君作鬼語然不敢詰第應曰食使者矣嚴君乃語二青衣還報傅公異日者竢我為御史乃往矣言訖就寢頃之寤呼左右大驚汗出述夢中事左右白云自未寢時有之非夢也嚴君默然戒左右勿泄卒而從行者始傳其事由是覾之嚴君甫為御史輒鬱鬱不樂者蓋斯

念哉彼其稱憂不能官者托說也嚴君生正德甲戌十二月十六日卒嘉靖己酉十一月十九日年方三十六耳女一許字樊氏一又夭葢重可傷悼焉乃為之銘曰人生而良惟神亦慕翬翬嚴君傅要于路傅跨箕尾嚴乘烟霧翱翔九虚以遊以娛彼衆弗知嘆息驚顧杞梓俄摧騂騮窘步我觧以文刻置新墓有來觀者茲石可寤

劉涵江墓表

王慎中

嗚呼予何忍表劉涵江公墓哉辛丑歳予與公同罷河南叅政予方倨侮自恣馳書於公約遊淇水王屋太少二室武當山相攜而歸公𢘆然徑歸且報書曰君報罷猶出内批孰不知為權重人所為如吾誰當為明者吾歸矣不能從君游且宦其土方見罷而又往遊焉得毋太作意乎予時已至淇上彷徉百泉蘇門之間愧公之言徑趨安陽訪故學士崔後渠先生談數日亦遂歸不復至孟門洛陽矣嗟乎公達人也既已罷矣何必使人

知其為誰所為者而公報予書其言如彼公生平約己守官儉薄瘠苦獨蹈人所難要欲以見于世而今猥與不肖同罷宜其不能忘也嗚呼悲夫予何忍表公墓哉然公已没世予卒以悲故不為文誰當明公者予又何得不表公墓也劉氏故莆之涵頭人祖均長仕元為灌浦縣尉因家之當文廟時有仕為宿州知州名觀者有能吏名實公高祖再傳為封南京禮部郎中公淵公之父也郎中公娶封宜人周氏公名友仁字是成原所由

徙故號涵江以示不忘其始以正德甲戌進士始授南京户部主事轉禮部主客郎中遷知黄州府以母喪去職起為衡州以材調廣州遷湖廣布政司左參政遭郎中公憂起復為浙江右參政調河南參政撫民南陽其為户部嘗監淮安榷税及持節往使湖廣理賦督發其滯逋以塡京庾榷税故毛細易汚為之者往往矯厲苛核皦其跡以冀自免督賦所臨遇皆藩郡大吏至者輒弛懈不欲急懼見為觸公在淮安尤簡易與商為便督

賦故嚴密鈎剔滲匿不以潘郡尊鉅為忌二事以集竟
免汙跡亦卒未嘗有所觸黃州江漢經流之衝民歷政
煩前守日夜治文書應賔客寢食不得休衡州在山谷
深奥處田野饒足郡中常暇豫因習為偷公兩易其俗
為張弛為黃州政每閒尋周瑜破曹孟德故處酌酒吊
之與客泛舟婆娑甚適日與諸生考論術業第其得失
奨飭之文用大振比公去而以文奮為時名流者項背
相踵皆公所教士也衡州置郡南嶽之下顧未嘗一遊

而設約束布條教起民之疵雖在郡日少恩施未洽而精采有加焉湖廣浙江參政主督版冊財計而南陽主撫民公為之皆有體人謂治版冊財計宜為米鹽公獨踈目濶節顧絕無漏失撫流逋多以寛捨致安集而稽察誅賞公用之不少貸唐鄧之間益用和懐其所治各有以自得如此而其尤難在廣州嶺南土廣民衆莫如廣州且據省會部使者藩臬監司所治人性各殊難於齊調郡於其時賢貴人在朝最有權望鄉里多附麗之

者强則折而弱則靡公持其間而免焉蓋其尤難也公平生廉謹自好居官所至不以細如毫毛或苟而有取其於人不為苟與性尤澗直朴率無機數曲節既無以買名譽寄援汲而居官輒得賢聲官輒起由其廉謹不取雖有憎惡者不能加點而然也然在浙江為言者所論在河南未幾卒以罷歸則以寡聘遺簡將迎雖其廉謹而終不足以勝憎怒者之勢也嗚呼其可嘆也夫公沒二年既葬其子祥鸖持其族昆約齋中丞公之狀與

林二山中丞公之銘謁予曰願有以銘先君者予主廣東辛卯試事公屬在廣州共事院中留都主客為郎覽壁中陷記摩挲題名得講其風美最後同為河南參政又同罷也其言宜可信于是為表于其墓曰有以自待者必不托于人于人無所托則其享于世亦不能遂彼所謂自待者皆矯强鷙卓特巳而畢物奇跡以驚衆其不能遂意於世固其自待者所自召與公誠無所托於人而任質徑情貌恂而詞愊非期與人為異有所戰溥

於才篤聲角之場者所遇竟若此何也豈材與不材之間固其所難處耶然公終始所尚無少異而始見為賢終以得罷子又以感夫世尚之變葢三十餘年之間而仕者見容之難易其可覩矣

陳東莊暨配黎氏墓表　王慎中

南海處士陳公名濂有德而壽其在毅皇帝朝令天下入粟實邊酬以冠服翁首應令入粟而不肯冠服有司以令格强與之翁乃冠服嘉靖改元優詔養老而翁以

年七十以上有行義受冠帶復其家厚給酒食綿帛如詔旨既老且榮為州鄉長者其家又殖而子孫蕃茂婣婿盡得名家子尚書湛甘泉公道德學問為一代宗工呼翁為舅翁配黎氏與翁偕老娛嬉一門之內和氣旁皇翁不惜以錢予貧人而好教人以善黎氏能諭其意而力佐之鄉人無親疎少長咸歎陳翁夫妻兩人之賢而重歆其福然翁自少時始脫丱童即遭家禍同里鍾姓者興巨獄以搆陳氏獄事初起如燎揚于原勢不可

嚮翁挺身就逮誓不以難蒙父兄父兄愛翁不忍又患其少弱不能與仇為理公不為止搒笞楚毒甘若食飴繫獄十餘年無幾微悔沮色為同繫者所覘同繫故仇猶嘉翁之義而伏其壯竟得理出方翁繫獄自謂不出父兄竭力營捄雖冀其出然不計何時故翁在獄屢以意告父兄使辭黎氏之婚父兄然其意辭之黎氏黎氏父母亦然所辭且為其女謀別選所歸黎氏矢死自決曰以身許人當其有難而背之不義出不出未可知不

蚩其出而先以不出絶之非人所為吾有俟之而已翁既出而黎氏歸翁嗟乎此兩人者其於義可謂堅苦卓偉者矣予觀先王制為少儀教子弟之少者使修其職以事父兄其詳在於撰杖屨扱帚箕奉席執几帶觿佩礪極卑而甚勞以為少者之事足以能此而已至于蹈義發憤赴難而不悔禦侮而能勝非童子職也魯人欲勿殤童汪踦而仲尼以為可也君父之難又何擇焉兵刑之死其死一也翁之不死固有命焉若翁之事是先

王所不敢責世之子弟而孔子深以為難者也至于婚禮納幣有吉日而壻之父母死猶以不得嗣為兄弟使妁致命禮之教人非為偽也有其辭之則女家亦有可許者矣父母之喪其節也有數其釋也有期先王謹婚之時而重於廢人之道猶有辭之之禮焉推此義求之則壻有陷辟之凶縲紲之免無期而衿悅之申難俟其不得嗣為兄弟宜先王之所許也而黎氏之志如此豈尤不可以為難哉嗟夫使世之男女皆如陳翁夫婦兩

人則豈有擇使苟活後君親之患與夫中道相棄婚姻之道缺而夫婦之恩薄者哉予謬以文名當世好求當世行事之可列者見於予文使不泯没陳翁兩人之事固余之所欲著而請予文者又翁之孫泉州通守陳君也君以文學為吏其政事不俗而有名士賢人之風顔獨深好余文余既雅慕陳君於陳君所欲誠不敢愛顔余所能獨有文字而君所欲又在乎此故為之論著其祖父母之行使歸刻石表之墓上以慰其顯祖之思焉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一